

書

始嘉靖己丑至甲午

答章介菴

教諭懇至非深愛篤念何以有此今之君子道義自命者惟一身名檢事業之爲務其於朋友故舊之善惡休戚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漠然不加憂喜於其心而猶以爲自脩自道而不知蔽於爲我之私所厚者薄無所不薄也已豈所謂有不忍令之心者耶吾兄切切惔惔惟恐僕陷於不善亟欲振而出之仁人君子之道固如此耳感謝何可言所論今日學者之於



道非不能言之弊不能行之弊也又云良心所發何處無之然發而不能知知而不能克者多矣誠然誠然夫人之學所以必致其獨知無自欺而求其自慊是以知行合一言行相顧意誠心正身脩而明德明於天下矣吾兄又引頰舌之感好爲人師之患舍田而芸人之田之病以爲戒蓋深懲徒言之失而恐講學者出乎此此正不致其良知之弊敬聞教矣乃僕之底裡抑有欲陳於左右者敢不自竭人之心各有所明各有所蔽古之聖賢亦必親師取友好問好察然後能去其所蔽以適於道助我之感啓予之喜孔子猶有望於其徒而離索之父子身不自知其過況吾輩乎僕自問學以來誠賴朋友講習切磋而後此心之是非義利公私邪正取舍漸明而克治漸密故嘗自念人不可一日而不求友故凡士君子有意於僕者未嘗不相勉以學其始往往因僕而感發而其後反甚賴其相長之益自謂不如是豈惟鄙心有所不慊而離索孤陋之損亦又甚矣雖其拒而不信反從而笑且毀者亦多有之退自思孔門之學用力於仁弟子始教猶曰汎愛故子路車馬輕裘與朋友共孟子於齊王好樂好貨皆與百姓同之况人心同然

之善而曰人不足與言乎相與未久誠意未孚遽望其翻然而悟且信固有所未可况趨而避之者孔子猶欲與之言而當時毀且沮者何限終不以衰其汲汲之心茲非吾輩所當學者哉安得避毀譽利害之及而潔已以自爲也是以常不敢不盡以爲是所以爲求仁之學者也惟其泛然而交猝然而遇者則亦不敢強聒而力誘之如來諭所云耳若假借以資口說獵取以濟奸私則良知之明誠未忍自欺而今天下讒妬勝忿之私交馳並作即有言行相顧知行合一直誠則且觀天下爲一體者猶未必遽能肖其鄙訕之心而動其公聽虛受之誠况脩辭不立其誠以言不言飾人者而能有所濟耶此則僕之決不敢也僕非不量已而徒以徇人者顧其心誠知取友之益自用之損同人之善自私之非故必如是而後自慊而又思夫人之讒妬勝忿而無有公聽虛受非講明良知之學亦不能使之自知其非而舍之以歸於是此鄙心所爲惓惓者也愛念之及竭盡其愚仁爲已任非高明孰與共此固不可因徇人者之非而并廢與人爲善之學也如何如何典禮之疏深愜輿論逢怒遭譴身困道亨惜相去遼遠未由親承來諭所謂明

誠兩盡敬義夾持之功耳夫明致則誠復敬立則義形深造自得必有可以見教者無惜時誨以策蹇劣萬幸萬幸

答陳盤谿

奉手教兼誦高文皆切實踐履之言非泛為論說者受教多矣中間所引孺子入井之惻隱疇蹴之食之羞惡達於面目之泚黻觫之牛之戚戚發明良知不學而能不慮而知最為親切後世之學正坐信此不及乃自生枝節自作艱難以成其意見不思吾身動靜語默行止又速視聽食息知識思慮莫非良知之所為而一毫之人力無所與焉所謂天命之謂性率

性之謂道也人惟不能循其良知而作好作惡用智自私是以動靜語默之間皆失其則故曰莫不飲食鮮能知味也故君子之學循其良知而不自私用智以鑿其天命耳矣靜而循其良知也謂之致中中非靜也動而循其良知也謂之致和和非動也蓋良知妙用存常而本體不息不息故常動有常故常靜常靜常動故動無動靜而無靜故凡動而無靜靜而無動者物也良知心之神明妙萬物者也體用一原動靜無端者也知此則知致知之功矣來教謂無將迎無

內外動靜功夫方成一片無有間斷者切實懇到無復餘蘊敬佩敬佩然又謂未應止可謂之養知已應方可謂之致知是猶未免少有動靜之分而未見神之無動靜也夫循良知而無所虧歉之謂致致非有所推廣增益也循良知而無所損害之謂養養非無所充滿流動也豈有二哉來教又謂若只說致知而不說勿忘勿助則恐學者只在動處用功夫知忘助者良知也勿忘助者致良知也夫用功即用也用即動也故不動而敬不言而信亦動也雖至於澄然無動亦莫非動也動而不動於欲則得其本體之靜非靜師求訓一段今無其本髮髮記符亦是此意古人之學只在善利之間後來學者不知分善利於其心而計較揣量於形迹文爲之粗紛紛擾擾泛而無歸故宋儒主靜之論使人反求而得其本心今既知得良知更不須論動靜矣夫知者心之神明知是知非而不可欺者也君子恒真知其是非而不自欺致知也故無感自虛有感自直所謂有爲爲應迹明覺爲自然也是之謂靜若有意於靜其流將有是內非外喜靜厭擾如橫渠所謂累於外物者矣夫人者天地之心故萬物皆我天地一身故格物所以致我之知

親民所以明我之德合內外動靜之道也若愛憎取舍於其間卽是以己性爲有內外矣鄙劣所聞者如此高明幸有以教之

三

披讀翰教確有定見且皆得之真實踐履而非揣摩想像之所及敬服敬服道之不明正惟學不知心之良知而俛俛然求之於外旣聞良知之說矣又或混於見聞知識之真妄錯雜者誤認以爲良知而疑其有所未盡不知吾心不學而能不慮而知之本體非

見聞知識之可混而見聞知識莫非妙用非有真故

外動而別有靜也故曰動而正曰道用而利曰德故  
君子慎動來教所論動靜雖以所遇之時言然而良知之全體大用毫釐不察則未免微有動靜先後之殊而精一之旨未免微有差失更願取傳習錄中答陸原靜書文錄中答倫彥式書一觀庶動靜合一之功不爽毫髮矣仙釋之辯甚善甚善今人徒以不立文字直指人心爲佛學之獨見超悟而不知吾儒之學正直指人心者也惟夫致知在於格物明德在於親民不若佛氏之空虛漭蕩遺棄人倫焉耳文錄中山陰縣學記親民堂記辯別甚明亦願一熟復之風

便不吝詳教荷荷臺章波及自有公論君子之於天下可行則行可止則止視吾良知之所不容已者耳故通國譽之而不喜舉世非之而不顧蓋痛癢固自有在而吾之所以自搔自摩安得人人而喻之聞欲勇於一決此固執事之素心更望從容 裁酌卽此是學也

二

某歸計無奈披晤未期程竹素來辱翰教恍如相接也承諭象山語錄中詹子南所記公都子問鈞是人也一段竊意此自是子南厚瀨莫不有自然之知也

故近世學者聞而不信信而不盡其蔽蓋在於此能信其說者又不知有格物之功不能真實懇到爲其善不爲其不善故或恣情縱意而日晝所爲有以枯其知而亡之或恬淡虛靜以爲圓融瑩徹而人情事理偏枯缺漏則亦不足以致其知要皆良知本體見之未徹而未免安於意之所習道之所由以不行也乃高明所見迥異於是大道晦冥久矣超脫積習直造本真百年僅見豈惟菲劣者仰藉沾溉無任慕望惟弘毅體道任重致遠不枉爲此一大事故出現於

世也新刻奉覽蓋先師絕筆便中更望垂教幸甚

### 答劉道夫

論及良知雖愚夫愚婦之所與知能行而致之則難  
稍有一毫意必固我之私卽是良知之蔽故致知之  
功直是意必固我消磨得盡始爲真切甚善甚善但  
謂三子不得爲聖之時蓋其心未免有蔽旣有所蔽  
則不得謂之精明旣不得謂之精明則其知亦不得  
謂之良此則求良知似太深也夫良知不學而能不  
慮而知故雖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者其見君  
子而默然亦不可不謂之良知雖常人恕已則昏者  
其責人則明亦不可不謂之良知而况於三子者乎  
苟能不欺其知去其不善者以歸於善勿以所惡於  
人者而施於人則亦是致知誠意之功而即此一念  
可以不異於孔子而况於三子者乎三子之蔽蓋其  
氣質之所重然其萬物一體之心未始與孔子異昔  
人所謂四時之氣者也四時之氣不可不謂之元氣  
三子之心不可不謂之聖惟其氣質之所重消磨未  
盡故不得謂之時也况三子之蔽三子之良知自知  
之亦自克之其所以爲聖者在乎良知之能致而不  
繫乎氣質之所重故學者之希聖亦惟在乎不欺吾



之良知而不必希高慕遠謂必如何而後為良知也  
知即行行即知本體固如此此二字本以功夫言先  
師所謂真知即所以為行不行不足謂之知又謂知  
之真切篤實處即是行行之明覺精察處即是知細  
玩此語尊意乃更親切也學力有覺誠為難得從此  
日就自己知得善不善處毫髮不肯自欺遷善改過  
懲忿窒慾自然日進高明矣顛望顛望

### 答傅石山

論及知行合一於日用應接之間恍若有得足見近

來用功真切所慰夫心之良知所謂道心維以  
和意之謂人心也者致其良知於人心道心之間

而不欺也行也者致知之功真實懇到恒久而不已  
也孟子所謂知而弗去是也真知即所以為行不行  
不足謂之知言實致其知於人心道心而不已焉即  
所以為行苟不實致其知則亦不足謂之知此聖人  
致知之學最為緊切所以異於後儒者也後世棄其  
良知從事於外知之之功茫無下落尚安有所謂行  
哉來論謂並進交脩之功無物不有無時不然則近  
之矣然謂之並謂之交猶有二也二則不能無先後  
也若無物不實致其知無時不實致其知則一而已

矣孰爲知焉孰爲行焉而何先後之可言哉來諭謂  
行先於知心有未安誠未安也夫知行合一者也不  
可先也不可後也君子無時無物不致其知語默如  
是動靜如是學問思辨無不如是故無時非行無物  
非行而無時無物非知矣若謂知行略有先後而行  
不可以先知則二之也是其用功猶非精一於人心  
道心之間者也來諭謂日用應接講求有不到處便  
不能免於悔尤其間亦無私意亦無客氣如何不能  
中道夫悔有二有悔其心之不善者有悔其行之不  
得者悔其行之不得者又有二有察見其非心者有  
審其非心者此人心道心之分也夫君子誠致其  
知而不已焉則凡當講者良知自不能不講也講求  
未到者良知自不能已也凡當講而不講當講求其  
至而不講求其至即此一念已足是怠意已足是忽心是  
自是自足之蔽其爲私意客氣莫大焉其可悔者蓋  
在於此而不在於行之不得也凡此只是不真實致  
良知之故實致其知無此悔矣若謂既無私意既無  
客氣而猶未能中道竊以爲無是理也是殆比擬於  
形迹也是殆留情於順逆也夫實致其知而無私意  
客氣則中道矣如是而行有不得無可悔也如是而

悔則將違良知以干百姓之譽此後世求可求成之私也然未有致良知而行有不得行有不得要之良知未致耳

答周陸田

來教示以所疑足知別來用功精實日有所就月有所將矣某固所知識姑就來教以請夫心無動靜動靜其應迹也來教所謂動中求靜順應不擾殆有見於動中之靜求不擾於應酬之中而未究夫無動無靜之良知也夫良知無動無靜故時動時靜而不倚

於動靜君子之學循其良知問察辨訟而非昧也清淨也精思熟慮而非燥也問察辨訟而非昧也清淨也

澹而非寂也何往而不心逸何往而不日休故學貴循其良知而動靜兩忘然後爲得來教所謂興革一念不能少置是未免倚於動矣旣倚於動則非良知廓然大公之本體如是而復求動中之靜復求順應不擾則愈動愈亂安得而靜安得而弗擾又舍其動應而求之則如來教所謂欲求心逸日休之美而於熟思審處之功覺有間斷者又有所不能免愛憎取舍相尋無窮非良知大公順應之學矣宜其以順應爲大賢以上之事而別有一段下學功夫又別有一

段上達本體此所以不免於想像太高而日致踈漏其原蓋始於動中求靜而未能動靜兩忘求良知於動靜之間而未能循良知之動靜也夫功夫本體非有二也良知者孩提之初心真實無妄明覺自然本自大公本自大順凡聞見思索學問酌酢無非妙用不假私智循而弗失是謂性之失而復循是謂反之反之之謂工夫性之之謂本體其為循其良知則一而已非判然二途也夫循其良知則其於為政也知利之所當興而思所以興之弊之所當革而思所以革之皆良知之自然也何必興革念不容少置此

念既息則良知常動常靜何必動中求靜良知常思常逸何必別求心逸欲求不擾反以為擾欲求日休雖休非休故循其良知之謂大公順應之謂居敬行簡聰明睿智皆由此出殊途百慮莫非一致尚何踈漏隳窳之足患哉執事但息其憧憧之念得其孩提之心隨事而辨其是非因物而審其可否則可見心之良知本然完具如尺度盡天下之長短權衡盡天下之輕重規矩盡天下之方圓自然事事見得事事簡要蓋莫非良知之流行變化而良知之外別無理之可見別無簡之可執者審如是則中人以下者雖

愚必明况執事之高明哉舍是而求見理則必為非  
理舍是而求行簡則必為居簡之簡此後世之學所  
以異於聖人者也高明以為何如

寄京中諸友

別久未緣脩問惟時聞諸兄切磋不懈慰浣之極末  
習澆浮吾徒耳濡目染久矣所不可變者惟有獨知  
一念循此而致之方是去偽著誠而論者顧疑其偽  
則亦見之未審耳雖然吾徒果能自信其良知而循  
之而無欺之者乎然則世人之論固導善之師規過  
之友而豈可惡哉君子之志於道猶之飲食夫知饑  
而食知渴而飲皆吾心獨知所不容已者不為人信

從而為而豈因人之疑議而沮惟其念天下之同饑  
渴而將與天下共飲食之則不能無望其信吾之所  
謂飲食真足以療饑渴耳使吾徒飲其食鑿膚革充  
盈信吾說者亦飲食之而充盈則疑信半者必信吾  
說而飲食之而疑者將亦不能堅其疑矣然則吾徒  
欲與天下同歸於善舍獨知又焉所致其力乎某顧  
瞻時勢未見可行之機老親踰望去秋迎至邸  
今春復還每有感觸歸思戚然惟念四方之士群聚  
南雍覬少遂平生求友之志萬一終無所發則亦反

歸林壑進無補於時退幾有益於道耳

### 答王大酉

往在京師過辱深愛雖未得傾承教益然親炙沉潛  
端重之德所以矯輕警躁者亦已多矣近日同志君  
子莫不知有致良知之說然名利之私刮磨不淨所  
謂飯糗茹草若將終身遜世不見知而不悔未有專  
心致志能如此者則所謂良知者亦其名焉耳豈赤  
子純一之真體也其弊蓋始於恐墮二氏之偏而以  
中正之說自持不知裡許盡是塵心世緣割截不斷  
何緣見所謂大中至正者耶承書院記因善卷事  
不以仰窺謂明中至正者耶承書院記因善卷事

計也惟執事有以教之

### 答羅整菴先生寄困知記

披讀大篇明暢痛快溫潤精密使人起敬起慕昏瞶  
警發鄙吝消融有道者之言其感人如此而况於親  
炙之者乎承翰教拳拳引誘使盡其所欲言以求歸  
於是其無似先生長者不鄙其愚俯就曲成感幸何  
可云喻顧嘗聞學不躐等故古之學者有聽而弗問  
某罔所知識何足以承先生長者之教然隱之於中  
有未能渙然而無疑者謹誦述所聞惟執事裁教焉

竊觀記中反覆於心性之辨謂佛氏有見於心無見於性故以知覺為性又舉傳習錄中云吾心之良知即所謂天理也謂此言亦以知覺為性者某嘗聞知覺與良知名同而實異凡知視知聽知言知動皆知覺也而未必其皆善良知者知惻隱知羞惡知恭敬知是非所謂本然之善也本然之善以知為體不能離知而別有體蓋天性之真明覺自然隨感而通自有條理者也是以謂之良知亦謂之天理天理者良知之條理良知者天理之靈明知覺不足以言之也致知云者非增廣其見聞覺識之謂也循其則懲其惡恭敬是非之知而擴充之以極其至不使其蔽於虧歉有一念之不實者所謂致曲以求誠故知至則意誠矣此與佛氏所謂圓覺所謂含藏識者既已不同而其功在於格物益與佛氏異矣物者事也思慮覺識視聽言動感應酢醑之迹者也上而天子之用人理財下而農商之耕鑿貿易近而家之事親事長遠而天下之正民育物小而童子之灑掃應對大而成人之變化云為莫非思慮覺識視聽言動感應酢醑之迹皆其日履之固然而不可易者然有善有惡有正有邪格物者為善而不為惡從正而不從邪

隨其位分脩其日履循其良知之天理而無所蔽昧  
虧歉者也物無方體知無方體格致之功亦無方體  
物無窮盡知無窮盡格致之功亦無窮盡日積月累  
日就月將而自有弗能已者不如是則且晝所為格  
其良心而其違禽獸不遠矣故格物者聖門篤實真  
切用力之地沒身而已者也彼佛氏以事為障以理  
為障既不知所謂格物而其徑超頓悟又焉有積累  
就將之實哉某之所聞如此竊考之於孔曾思孟濂  
溪明道之言質之楞伽楞嚴圓覺涅槃諸經其宗旨  
異同頗覺判別然而尊教云是以不能換然於中

而欲徑達於易簡之域某嘗聞學問思辨皆明善之  
功善者人心天命之本然所謂良知者也良知至易  
至簡而其用至博若孝親敬長仁民愛物之類千變  
萬化不可勝窮而其實一良知而已故簡者未嘗不  
繁而繁即所以為簡非有二也夫學者學其所不能  
良知之用至博皆不學而能者也蔽於私而後有不  
能則必學而後能是故本能愛親蔽於私則有所不  
愛學愛親而後能愛矣本能敬兄蔽於私則有所不  
敬學敬兄而後能敬矣故學也者學其事而能之脩



其善而去其不善格物之功也然有蔽而後有學則其真妄錯雜善惡混淆必有不知不明者矣問者問其所不知思者思其所不得辨者辨其所不明皆就所學之事真妄善惡之間講究研磨察識辨別求能其事而後已焉耳學而能之則善得矣拳拳服膺而弗失所謂篤行之者也故曰五者廢其一非學果能此道而後本然之善全體明淨查滓渾化而無有蔽昧虧歉者離本然之善則別無可學可問之事舍學問之繁則別無至易至簡之功也讀書亦問辨之一

端書也者紀人心善惡是非之迹者也古人善惡是非之迹亦人心善惡是非之迹也從事於學者或

決於師友或者正於詩書其要去吾之不善脩吾之善學而能之而已故曰學於古訓是故道積厥躬而德脩罔覺也故古訓非外身心非內也讀書非先脩身非後也後世未免岐而二之二則離離則遠其於不遠人以為道之旨似覺微有小異耳惟高明幸終誨之某竊惟教學之興蓋聖帝明王憂民之欲動情勝喪其良心五品失序百行乖錯相戕相賊罔所底極於是勞民勸相匡直而輔翼之使之自易其惡自盡其性當其時教無異學學無異習不但養於庠序

者知實用其力農賈置免之微亦各安其業而敏於  
善君卿大夫各循其職而盡其心上下之間皆以實  
德實行爲學而不驚於論說之繁知見之多百僚師  
師比屋可封非苟然也世衰道微諸子百家不知循  
其天性之真而各以其意之所見者爲道爲我兼愛  
縱橫術數兵刑名法寂滅虛無之習紛然雜出然皆  
力行深造斐然成章故足以亂實學而溺人心聖賢  
者作而拯人之溺亦惟示天性之善而道以日履之  
功慎念慮之微而決其蔽陷之端使之無爲其所不  
爲無欲其所不欲各循其本心而非多爲論說以  
求獲演其義以立言其流爲訓詁爲訓章以諸子自  
名而浸失諸子之宗爲聖人之學者亦復博通道德  
仁義之意貫穿諸子百家之旨相與並駕其說於天  
下以爲講之精辨之悉知之明庶乎其學之不差其  
設心未爲不善也源遠末離枝盛本披爲說愈繁爲  
道愈難農賈置免有所不能及天子諸侯有所不暇  
爲雖學校之俊秀亦往往汨於論說蕩其知識依擬  
形似矜飾功能非復真切篤實致其良知於日履之  
間以達之天下是故知德者鮮矣先知覺後知先覺

覺後覺固當有任其責者仰惟先生大人正已以率  
物明道以淑人實德實行鬼然後學山斗之瞻自任  
之重宜不可得而辭某寡陋無聞固願日操几杖親  
承無行不與之教時勢牽縛莫之能遂而徒託之簡  
札言不盡意尚賴教思無窮誨迪不倦庶以成痿不  
忘起之志耳臨風南向無任耿耿

又

今月十九日拜領八月朔日教劄反復傾竭惟恐後  
生小子學失其道以陷於邪僻誨之詳愛之真佩服  
感激何有窮已某嘗莊誦前後書記心性理氣之  
真要欲學者識取本性體認天理而知所用力此子  
思原天命孟子道性善之意大學止至善之教也每  
祇奉至言以爲聖人所以正三綱而敘九疇其精神  
命脉端在於此顧恐頑鈍寒劣未能服膺而弗失耳  
又嘗自念孟子論性善以惻隱羞惡恭敬是非爲言  
程門學者亦以乍見入井其心怵惕爲天理之自然  
所謂良知者也故竊意良知二字正指示本性而使  
人知所用其力者其爲繁詞以瀆高聽非如尊教所  
謂杌斲不入蓋恐千里之外詞不達意使長者無所  
施其裁成則非請益之道故意之所及不懼瑣瑣惟

懼不盡耳伏讀教劄謂人之知識不容有二孟子但以不慮而知者名之曰良非謂別有一知也今以知惻隱羞惡恭敬是非爲良知知視聽言動爲知覺殆如楞伽所謂真識及分別事識者某之所聞非謂知識有二也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知不離乎視聽言動而視聽言動未必皆得其惻隱羞惡之本然者故就視聽言動而言統謂之知覺就其惻隱羞惡而言乃見其所謂良者知覺未可謂之性未可謂之理知之良者蓋天性之真明覺自然隨感而通自有條理乃所謂天之理也猶之道心人心非有二心天命氣

慮動作皆天也人但於其中要識得真與妄耳良字之義竊嘗謂本然之善者正孟子性善之旨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性時便有知覺運動性非知則無以爲體知非良則無以見性性本善非由外鑠故知本良不待安排曰不慮而知者其良知猶之曰不待安排者其良心擴而充之以達之天下則仁義不可勝用若楞伽所謂真識則非孟子之所謂良者其於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乎何有宜不得比而同之矣教劄引知性知天等語謂凡知字皆虛下一

字皆實虛實既判體用自明不可以用爲體某竊意  
字義固有兼虛實體用言者如止至善之止爲虛爲  
用知止敬止之止爲實爲體知字以虛言者如教劄  
所引知性知天知此事覺此理皆言其用者也若良  
知之知明道嘗言良知良能原不喪失以舊日習心  
未除故湏存習此心久則可奪舊習上云良知下云  
此心似指其實體言之大學致知之知與身心意物  
爲類似不得爲虛字而與知性知天之知同爲用也  
然體用一原體之知卽用之知則亦本無二知殆立  
言各有所當耳教劄謂某前書隨其位分脩其日履  
雖云與佛氏異然於天地萬物之理一切置之度外  
更不復講則無以達夫一貫之妙只緣誤認良知爲  
天理於天地萬物上良知二字安着不得不容不置  
之度外耳以某所聞實異乎是凡所謂日履者吾心  
良知之發於視聽思慮與天地人物相感應酢酢者  
也夫人所以爲天地之心萬物之靈者以其良知也  
故隨其位分日履大之而觀天察地通神明育萬物  
小之而用天因地制節謹度以養父母莫非良知之  
用離却天地人物則無所謂視聽思慮感應酢酢之  
日履亦無所謂良知者矣若於天地萬物之理一切

不講豈所謂隨其位分脩其日履以致其良知者哉  
惟是講天地萬物之理本皆良知之用然人或動於  
私而良知有蔽昧焉權度既差輕重長短皆失其理  
矣必也一切致其良知而不蔽以私然後為窮理盡  
性一以貫之之學良知必發於視聽思慮視聽思慮  
必交於天地人物天地人物無窮視聽思慮亦無窮  
故良知亦無窮其所以用力者惟在其有私無私良  
與不良致與不致之間而實周乎天地人物無有一  
處安着不得而置之度外者也教劄又謂某所論學  
問思辨但本領既別則雖同此進為之方先後緩急  
自有不可得而同者蓋以良知為天理則易簡在先  
功夫居後後則可緩謂天理非良知則易簡居後功  
夫在先先則當急又云始之開發聰明終之磨礪入  
細所賴者經書而已善讀書者莫非切已易簡之妙  
於是乎存豈可謂凡讀書者皆遠人以為道乎然某  
非以學問思辨為後而可緩但謂學問思辨者學問  
思辨其良知耳善讀書者開發良知之聰明而磨礪  
之日精日密不以一毫私意自蔽不以一毫私欲自  
累則大訓古典莫非切已博識泛觀莫非易簡非外  
讀書而別有尊奉其良知以從事於易簡之道然必

真能於讀書之際念念無自欺而求自慊無爲其所  
不爲無欲其所不欲乃可謂之開發磨礪不遠人以  
爲道者而無先後緩急之可言也教劄謂有物必有  
則故學必先於格物今以良知爲天理乃欲致吾心  
之良知於事物則道理全是人安排出事物無復有  
本然之則矣某竊意有耳目則有聰明之德有父子  
則有慈孝之心聰明之德孝慈之心所謂良知也天  
然自有之則也視聽而不以私意蔽其聰明是謂致  
良知於耳目之間父子而不以私意奪其慈孝是謂  
致良知於父子之間是乃循其天然之則所謂格物  
盡其則蓋二程亦明異於濂溪而游楊諸子亦時異  
於二程古之聖人亦未嘗有都俞而無吁咈不如是  
則何取於講學何貴于親師取友此某之志也銘感  
厚德極欲勉承鐫諭庶或寸進誠知無已之愛不倦  
之教必不以其愚而遂棄之顧塵鞅驅馳又文詞蕪  
穢不能宣悉萬惟推見至隱啓蔽發蒙不勝幸甚

三

閒坐空齋靜撫蒼檜追思手植之勤若德容之在望  
也披誦手翰兼承精力清健且感且慰載道之作竝  
竣垂教嘗聞古之學者友天下之善士尚以爲未足

而三人同行猶能得師矧某之寡陋辱獎借接引恒  
惴惴焉以學問不博不足以成德爲懼苟有益於救  
失長善則莫非我師而况有道者之言乎擇於同異  
乖合以爲取舍豈惟負長者獎引之意亦非某之所  
受於師者也尊諭所及輒布胸臆惟終教之幸甚

答陶鏡峰

比承翰教兼聞會友取善切磋不懈甚幸甚幸來教  
知爲心之本體格物無間動靜從事格致而誠正功  
夫合下俱了此易簡之理俟聖無惑然誠敬存之勿  
助勿忘而物來順應無所用智則夫學問思辨篤行  
致知也天理之則民之秉彝故不待安排而錙銖不  
爽即凡多聞多見其闕疑闕殆擇善而從者秉彝之  
知其則不遠猶輕重長短之於尺度權衡舍此則無  
所據而不免於安排布置非所謂不遠人以為道者  
矣教劄謂某前書所舉不及伊川晦菴二先生疑因  
其格物之訓於良知之說有礙而然非敢然也昔人  
謂天下萬世事當以天下萬世之心處之一言不合  
遽分彼此是誠何心况晦菴百世之師後學之稟承  
聽受宜如何也以某所聞於晦菴所論格致之功未  
嘗少有遺闕其曰事事物物擴克其良知無自欺求



自慊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者雖非晦菴格致正訓然皆古聖緒論而晦菴所祖述焉者則亦未至於有礙也惟是濂溪通書首數章及聖學章明道定性書及學者須先識仁諸語諄諄懇懇指出本原無異於大學知本之教明道表章大學雖頗有更定未嘗補格致之傳竊意其或以獨知爲知以無自欺而求自慊爲致知而別無下初之說者故因論格物致知而以濂溪明道爲言非以伊川晦菴爲可外也使二先生如在尚恐受教無地不足以從弟子之列然而異同之論則難而承教受觀爲弟子亦豈可不之功正戒懼慎獨有事焉者其間必有體認漸次廣大精微而卒未可以一言一時籠罩者也此皆真實踐履之語而非想像揣摩之所及敬佩敬佩然細究尊意似未免疑良知過於簡易致知涉於籠統須有所裨補增益然後足以盡其全此則殆非所以論良知也良知者性之昭明靈覺者也天下無性外之事無性外之學凡百慮殊途無有出於良知之外者學問思辨皆所以致良知然而知學問思辨者亦良知也良知者學問思辨之本體學問思辨者良知之功也用學問思辨之功雖至於人一已百人十已千無非

循其本體之功用亦無非用功於本體非有二也然  
人各有見則亦有不可不察者孔子言敬以直內而  
程子云若以敬直內則便不直矣夫敬以直內與以  
敬直內相去豈遠哉而其相反乃如此故用功於本  
體與用功以求本體亦微有毫釐之異所以必曰致  
良知者貴有辨也誠敬存之之言亦須善看不然則  
亦有以敬直內之病矣故君子之學念念致其良知  
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而非徒以一言籠罩以取一時  
之捷也夫念念循其良知則無忘念念循其良知而  
無毫末之加焉則無助忘物助之病耳非致知之  
知之術必有加焉則無助忘物助之病耳非致知之  
功猶有待於勿忘勿助以裨補增益之也有所裨補  
增益則為助助與忘等而其害甚之矣夫物來順應  
無所用智者事事順其良知以應之而不用其私智  
良知之所是則為之良知之所非則去之良知之所  
不能則學之良知之所疑則問辨之是謂廓然大公  
之學其體段本至廣其功用本至精其積累自有漸  
來論所謂體認漸次廣大精微此皆良知之所固然  
而不容已者故致知焉盡之矣不待裨補增加之也  
裨補增加則未免於用智安排非良知本體功用之

全矣道遠未由親承因尊諭所及聊盡臆見非謂能  
有以當執事之意少效切磋之義云耳倘有未安千  
萬傾示

答徐少湖

承惠學則蒙訓諸書所論尊德性而道問學真聖門  
一以貫之之旨至所謂君子終身踐行無往非學尤  
足以砥近時空言無當之膏肓而詞旨燦然讀之者  
皆知入門下手無所疑惑蓋本諸深造自得而立言  
其人人自別也良知二字未見數數提掇豈尚有疑  
於此殆亦言各有當而偶未之及耳此二字是吾人  
精神命脈孟子言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故其  
良心者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舜居深山之中  
其所以異於野人者幾希蓋其端甚微人多忽而不  
察而致與不致之間聖愚懸絕矣大學中庸必以慎  
其獨知爲言蓋必毋自欺而能自慊然後爲能極其  
至外此則無以見其所謂德性者而亦無所施其學  
問之功矣近與諸生講此愈見的實所愧功夫未能  
精純尚賴吾兄切磋庶克有濟身任師道以覺來學  
繫兄是望

兩浙學政好音日聞今之志於學者往往多談繁說而於真心實地上未能着實磨礪煅煉去偏祛蔽故施為往往乖戾反啓人疑學道之無益如吾兄所至使人欣服真所謂以身爲訓而言教之行有日矣區區之私豈但爲年家慶幸也哉某道不加脩旁無強輔明昏起什日負初心儻有便使不吝規誨古人所謂三益非吾兄其誰望也

三

承諭致良知則自無不誠不必更別求誠足知吾兄用功真切同見顏淵明白大抵後世之學只緣不自知其獨知之良不自信其獨知之良以爲此外別有一種功夫雖其所論用功處亦不容不用着良知然終是求諸良知之外夫良知心之本體也孟子知愛知敬知是知非亦是端倪舍此固無以爲良知而即此亦未足以盡良知故良知無外而有外之學非真致其良知者也吾兄洞見及此須有須臾不離之功自然道明而德立矣道遠無任相期之意望之悵然

四

使至知三函並徹記室爲慰伏承寵答詞旨暢達如獲面承期於斯道千里同心斷金如蘭永矢弗諼惟

吾兄不鄙愚謬使終受直諒多聞之益區區之望良  
知二字近日有志之士似頗厭苦其說以爲數言近  
聒專言近泥不若隨方設教使人易曉然孔子稱求  
仁子思道中庸孟子道性善彼豈不知隨方設教者  
耶其亦良工苦心也已且將使學者曉暢經術乎依  
文闡說可也如欲其切近精實知所用力而外此以  
爲說是誣之矣卽如來教所謂認意見爲良知以任  
意所適卽爲合道入於空虛便於偷惰者此等學徒  
依傍語言附託門牆滋功利之心長虛浮之見雖親  
承孔子孟貫穿經訓終成墮落然其不得真實師友問  
於誠意亦既切且盡矣然而必曰致知云者蓋意與  
知有辨意者心之意也良知者心之明覺意有妄意  
有私意有意見所謂是善惡者也良知不睹不聞莫  
見莫顯純粹無疵所謂誠無爲者也學者但從意念  
認取或未免善惡混淆溘失真誠知所謂良知而  
致之毋自欺而求自慊則真妄公私昭昭不昧何至  
於誤認意見任意所適也哉故凡誤認意見任意所  
適皆是見其知未其當此之時其中固隱然有自疑  
自沮而未能自信自慊者此正不睹不聞之中莫見

莫顯之幾誠之不可掩也惟其平日所學不知此爲精神命脉苟於動念處認取補塞罅漏是以或作或輟乍昏乍明終無可據蓋良知二字講之不明其弊至此是以不得不厭其聒且泥也來教謂欲令學者且絕談論且勿揣摩一味於心地上着實體認先識取良知面目庶不錯下功夫此真實懇到對病之藥然學者必問於師必辨於友談論亦未可廢顧恐未必學之於已思之於心而徒嘵嘵問辨空言無益誠學而思之則凡所疑所悟而不能自安者良知自不容已於問辨而不問不辨亦非所以致其良知矣然而論之學而不問問人不倦孔子以爲何有於我而學者所視以爲的不外乎此然默而識之則學而不厭學而不厭則誨人不倦矣默識誨人初無二致而吾兄宗主斯文尤未可因噎而廢食也如何

寄黃父菴

新擢蓋 聖眷所注喜慰何可言但今日事勢有非一人一日之力所能轉移而闔闢之者要在執事誠心實意乘機邁會操舍急緩隨乎時利鈍成敗付之天而無一毫求可求成見小欲速之心則凡百施爲拍拍中節天下可幾而理矣用人之道不必人人如

已苟任之當其才率之以其道鼓之得其機所謂靈丹一粒點鐵成金向蒙垂諭謂必須一一分曉不可放過此自君子取友輔仁之方恐未可以爲因才器使之則也如何正億弟遠來諒自有處分旣在彼中更須周慎無使女醫之徒得以出入無使游偵因而有所媒孽此是第一義諸僕久無紀綱須時借威重根究警察庶幾不至日後不可收拾耳王明谷須留在彼中卽以此事託之俟洛村至更代乃善餘來者能悉

答周良卿

所問良知明誠之說周知天下之務之說大人不失赤子之心之說蓋以周知庶務爲良知而不知是非之心之爲良知也是非之心自一念之是非以至於庶務之是非古今萬變之是非無不能知然非必周知庶務通達萬變而後謂之良知若通達萬變而後謂之良知則赤子焉得而有之也猶之明能察色非必盡察天下之色而後謂之明聰能聽聲非必盡聽天下之聲而後謂之聰此聰明自赤子時已有離婁師曠者不失其赤子之聰明者也是非之心自赤子時已有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是非者也所疑大人

與赤子之心果若是同乎試觀離婁師曠之聰明與其爲赤子時同與不同則可知矣知離婁師曠不能有加於其赤子之時之聰明能勿失焉耳矣則知大人不能有加於其赤子之時之心能勿失焉耳矣勿失之功先儒所論種種色色皆是惟其不知以赤子之心爲主故支離決裂泛濫無實苟知以赤子之心爲主則皆所以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是非之心無所蔽之謂明無所欺之謂誠故明則誠矣誠則明矣吾人平生安身立命只此是非之心是個根源此心一蔽則顛倒錯亂莫知所極此心不欺則千變萬化無不在道誠知此理雖今之世俗人情亦莫非實學而况先儒之所論種種色色者乎

寄柯雙華

居鄉理家此物最難格非物之難不欺其獨知而能自慊之爲難也吾兄於此磨鍊精切功力百倍矣好善不擇小恕惡不擇大凡世態紛紛不可人意非惟不掛諸口亦且不掛諸心然後處之無不宜此非自貶以媚俗聖賢高明廣大之心固如此也吾兄以爲何如

答問五條



私意一齊放下則良心流行不息矣學與思卽是一齊放下的功夫無所住而生其心之說若善用之卽是情順萬事而無情情順萬事而無情之說苟不善用卽流於猖狂自恣故君子之學要其所以用力者何如言語不足泥也不睹不聞無思無爲是睹聞思爲一循其良知而未嘗有所睹聞思爲卽是情順萬事而無情者也用功精密自見非言說之所能盡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良知是心之神明貫乎動靜者也良知上用功則動靜自一若動靜上用功則見良知爲二不能合一矣

宜辨之

格致誠止卽是養孟子言養氣亦只在慊於心上用功慊於心卽是致良知後世所謂養却只守得箇虛靜習得箇從容與聖賢作用處天地懸隔

好惡是心之所有作好惡是心之所無所謂如鏡之照妍媸者得之鏡照物必有影影着在鏡上則鏡不明矣用功克治卽是行其所無事

吾人只是爲道之志不切若爲道之志如取科第之志則拈起筆來無非以明道爲心矣此學者深痼之病宜實體察

答友人

向承翰教知與諸友切磋不懈甚慰今世學不明於天下人人以爲閒談異論苟有志於此者雖其所見所言未必盡同但能於心上用功終當一致譬之泛江河淮濟者苟沿流不止終歸於海蓋海本無外水無異歸也正聰弟避今上嫌名改名正億向承諭蓋傳聞者過今想漸知其詳矣此事實有不得不然者俟相見盡之

答胡仰齋

來教真切痛快乃知於使事空憊之中而能實用其力此樞物致知之實學與德想談說者迥不作矣慰羨所論比來同志但講良知而遺却致的意思是蓋德想談說而未嘗實用其力者正恐良知亦未能知得耳夫知良知而後知所以致良知良知與知識有辨知識是良知之用而不可以知識爲良知猶聞見者聰明之用而不可以聞見爲聰明此毫釐千里之分比來同志恐亦只講箇知識耳夫知識必待學而能必待慮而知良知乃本心之真誠惻但不學而能不慮而知者而人爲私意所雜不能念念皆此良知之真誠惻但故須用致知之功致知云者去其私意

之雜使念念皆真誠惻怛而無有虧欠云耳孟子言孩提知愛知敬亦是指本心真誠惻怛自然發見者使人達此於天下夫致其良知之真誠惻怛則念念真誠惻怛矣念念真誠惻怛卽是念念致其良知矣故某嘗言一切應物處事只要是良知蓋一念不是良知卽不是致知矣此千聖傳心之學先師喫緊之意執事於此當已洞然承教輒及之亦欲執事致謹於毫釐之辨也

答柯雙華

讀翰教至誓將與此生俱斃之語爲之惕然若沉冥之頃揆也道不遠人然志之者多而得之者寡良由未有與生俱斃之志而種種外好所以斃此一生者無限道之所以不明也心之本體猶之太虛太虛之中無物不有而無一物能爲太虛之染污苟太虛染污一物則非復太虛之本體而不能爲無物不有者矣故凡富貴利達文章事業忻戚苦樂一切愛憎取舍皆足以爲心體之累而失其富貴利達文章事業之本然凡以志之弗專耳誠志於斯道斃而後已則無復富貴利達文章事業之愛憎取舍於吾心所謂欲仁而仁者矣四海之內同志寥寥吾兄之所志如

是所造如是陟山必巔窮水必源非兄復誰望也

### 答聶雙江

久不奉教然聞朋輩翕聚磨礪日精光輝潤澤所被多矣青原之會一時風動然欲篤實切磋須彼此神思精專乃能有益群則難聚泛則難入其勢有不得不然者鄙意執事與東廓諸公時尋勝境一遊居止旬日諸友之深造者先後繼至相與真切砥礪既則各於其鄉隨機接引自然有親有功可久可大矣良知二字就人命根上指出本體功夫直是切實著明謂之不學而能不慮而知則本體自然一毫人力不與焉者學者循其自然之本體而無所加損然後為能致其良知大學言如好好色如惡惡臭自慊而已曷嘗致纖毫之力故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赤子原無艱難蹊徑此誠意之旨也傳聞朋友議論往往不一殆一時激勵頹惰之言未必其深造自得之道也高明以為何如

二

聞欲與東廓為青原之會甚善甚善道之不明大率朋友離索之故二公會於青原四方同志必聞風而來豈惟自成自道將其所及者亦廣矣但須常常提

撥良知頭腦使諸友日就平易簡實無浮泛論議曲折蹊徑乃為有益惟執事圖之

答歐夢舉

伏承翰教謙虛下問僕罔所知識而賢者不見棄如此慰感何可當也雖然執事豈真有所疑殆欲以發區區詞之所未達者耳僕前書謂良知與知識有辨執事不以為非獨未能釋然於其體用無二之說凡今疑此者寔多而未察夫言之各有所當也請以水喻皆水也其源一而其流清濁異清者不失其本源濁者失其本源雖失其本源然不可以濁者為別一源雖則清濁未始異源然不可不知其源之本清也是故不可混也亦不可二也良知與知識何以異於是良知至善者也知識則有善有惡不知所辨則認知識為良知而善惡混矣岐而二之則外知識以求良知良知何從而見哉此源流清濁之論也來書云良知者知惻隱知羞惡不慮而知繼之者善而此知已具由於義理之性者也知識者喻利喻義隨念而起成之者性而此知方萌由於氣質之性者也又云喻義者根於良知體用同也喻利者滯於氣稟體用異也夫既以喻義為知識而又根於良知則非二知

矣獨其所謂滯於氣稟體用異者語意頗覺未瑩若以喻利為非良知之本體則可若以為別一體用則五行陰陽陰陽太極繼之者善善即性之體成之者性性即善之成道一而已豈容有二故先儒論義理之性與氣質之性二之則不是人但於其中要識其善端而擴克之耳來書謂僕於致知之要有引而不發之機殆執事好學不倦惟恐言之有未盡耳豈固以為然哉夫大學論學之道自天下國家而歸之正心又舉正心之功而歸之誠意舉誠意之功歸之致知已是發露無餘故致知者學之要不容更復有要而別有可發者也今姑就大學所言以復夫所謂誠其意者在慎其獨知獨知也者良知也慎之者致知也凡人意念之善惡無有不自知者善則慊不善則不慊雖小人之為不善無所不至而其消沮愧悔自有不能慊於心者此良知之不容自欺所謂誠不可掩者也小人猶然况眾人乎夫良知不可欺也而顧欺之欺之則有所不慊有所不慊則有所不致矣良知不可欺也而不欺之不欺則無所不慊無所不慊則無所不致矣程子云天德王道其要只在慎獨此堯舜之所以精一於人心道心之間者也致知在格

物格物是致知之所在非外致知而復有格物之功  
物者良知之感應酢酢實有其事如喜怒哀樂視聽  
言動待人接物皆是也良知感應酢酢皆有其事而  
人未必皆循其良知不循其良知則知善或不為知  
惡或為之甚者掩其不善而著其善而事事不善矣  
循其良知則知善必為知惡必不為而事事善矣為  
善不為不善者格物也事事善則物格矣事事善則  
無所不慊於心而知致矣昔者孔子告顏子以非禮  
勿視聽言動告仲弓以主敬行恕告樊遲以居處恭  
執事敬與人忠與其告諸弟子者不一而足蓋皆格物  
致知之實學即精一之傳也來書所論格物致知之  
功蓋僕未盡其說而執事以舊聞通之故中間微有  
隔礙執事誠於事事物物無自欺而求自慊以致其  
良知則孔子之本旨衆說之紛紜皆不待辨析而自  
明矣來書云考聖賢之經傳參事物之散殊不過以  
資吾心之知識豈藉此以收致知之全功哉夫君子  
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非以資知識而已也學者  
誠能於事事物物之間念念毋自欺而求自慊則凡  
考經傳參事物莫非畜德之學致知之全功苟以資  
吾心之知識則亦不得謂之致知矣

承下問欲僕揭示要領僕鄙人也何足以知之雖然  
執事非真有深疑而不可解也亦知今之學者未能  
無疑而求相與講明之耳則僕亦何敢不盡其愚夫  
致知格物之學先須體認良知明白而後有所用其  
力良知與知識有辨知識者良知之用而不可遂以  
知識爲良知良知者知識之本體不學而能不慮而  
知者也故孩提之童莫不知愛親敬兄而見孺子入  
井者不待安排皆有怵惕之心小人閒居爲不善無  
所不至者見君子而自厭然而行道之人皆不屑蹙  
蹙之食此所謂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蓋其心所獨知  
自上智以至於下愚其體一者也然而有聖愚之分  
者致與不致之間耳致之云者克之而極其至之謂  
克之而極其至者實爲其良知所欲爲之事而不爲  
其良知所不欲爲之事如知愛知敬而達之天下無  
弗愛且敬焉怵惕入井而不以內交要譽雜之焉見  
君子厭然而因以盡改其不善而不詐善以掩惡焉  
不屑蹙蹙而不以宮室妻妾之奉喪失其心焉蓋卽  
吾心感應酬酢之事而循吾良知之是非非者而  
格之以克其本體之善非若後世懸空擬議於形迹



之粗以爲格致者也堯舜之禪受湯武之放伐伊尹  
孔子之取予又速非決擇於其良知則將何所取正  
非即禪受放伐取予又速之事而實循其良知而爲  
之則亦何以致其知耶阿意曲從割股以爲孝者果  
嘗精察其心之是非公私之間於良知毫髮無所欺  
也耶故知良知之所以爲良知則知所以致知知所  
以致知則知所以格物知所以格物則致知之功切  
近精實知行合一非若後世之廣其知識見聞使初  
學之士泛濫而無所歸者比也執事於此固已實用  
其力僕何敢贅聊因虛懷所及而陳其所見以請正

寄夏東巖

王順渠示執事所惠書云近世講學者好舉良知作  
話頭第轉脚處頗與先儒異某讀之未知尊意所在  
敢具以請良知者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者也夫自念  
慮之微以至於喜怒好惡視聽言動之發綱常倫理  
禮樂刑政之達天地萬物古今事變之散殊出是則  
入非出非則入是而人心是是非非之良知有耿然  
不可昧者凡愚不肖之放僻邪侈無所不爲蓋欺其  
是非之心而不致聖人正心脩身以明明德於天下

蓋致其是非之心而無所蔽學者之博學審問慎思  
明辨而篤行之其功至於人一已百人十已千亦惟  
不欺其是非之心以充其本然之善而已故講學常  
舉良知爲言者正欲學者知學問之所用力如示農  
夫以穀種而使之栽培灌溉不然則彼將焉所種焉  
所培溉縱復培而溉之焉知非稂莠莠稗何以成收  
獲利養之功也某之所聞者如此嘗以爲循此而脩  
下焉者可使由之上焉者可使知之庶幾徹上徹下  
之道自顧用功不精又無緣親炙大賢受鞭策滋灌  
之益耳良便不惜鐫誨至望至望

寄何益之

比聞益之丁大故想孝心純切創甚痛鉅卜葬之暇  
不可廢朋友講習此與忘哀營私者不同蓋心體一  
差哀痛未必中節凡所以用其情者必多所缺漏古  
人所以居喪而讀禮也誠者聖人之本故聖學以誠  
意爲要意之善惡雖小人無有不自知者慎其獨知  
毋自欺而求自慊則知至而意誠故良知二字是聖  
學命脉外此卽無可着力處想益之近日體貼愈親  
切矣

寄王鯉塘

去歲因差吏便奉書吏方渡淮而執事已出京矣顧道長來承翰教志益真切學益懇篤敬服敬服良知二字吾輩終日講之不盡似是贅說然凡運用應酬善惡紛紛正惟良知昭然確然不可欺昧乃有依據凡良知之所欲爲者必善其所不欲爲者必惡故曰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近日朋輩中往往以意念知識爲良知意念知識所謂幾善惡者也善惡錯雜則無以用其致之之功良知所謂誠無爲者也無善無惡而能知善知惡故良知雖不離於意念知識而不可以意念知識爲良知孟子謂不學而能知正以其不離於知能而不學不慮者乃可謂之良知良能耳高明於此固已洞然便中尚幸賜教聞彼中有陽明公祠諒有作新亦振起之一機也

答王克齋

承翰教反覆曉譬惟恐學失其道以陷於邪僻而欲求所謂至當歸一精義無二者今之君子愛人以德有過於執事者乎其憫念不肖欲振勵而匡翼之有過於執事者乎感刻感刻然鄙見本不異於執事而其說小異惟執事微察其意耳執事曰天地萬物

本吾一體隨感而應則自然有親踈內外之分動於  
意乃始不得其理而紊其本然之分者故君子慎動  
僕則曰人心本與天地萬物爲一體隨感而見則親  
踈內外各有條理動於意乃始有親踈內外之分而  
失其本然之理鄙見以理者天之理分者有意於分  
之也不動於意而循天之理則寬裕溫柔足以有容  
文理密察足以有別有意於分之則所謂有所忿懣  
恐懼好樂憂患而不得其正者學者之學莫先於天  
理人欲之辨雖困勉之極其學問思辨之功至於人  
以己百意然其辨亦莫非所以循天之理而不可  
精明果確之力也僕蓋有志於此而未能伏承盛愛  
因欲求箴切砥礪以幸有造焉而執事果不鄙其愚  
開其誠而教之僕乃今益有望矣甚幸甚幸執事又  
引第五倫事以爲欲忘親踈一內外意反動而不得  
其故者夫人心親踈內外本有條理而欲忘之是忘  
天之理也天理非人之可忘而亦不待人之分之蓋  
皆未免於有已克已則復禮矣析之有以極其精而  
不亂然後合之有以盡其大而無餘此語亦須善看  
蓋循天之理而不雜以人之意則小德川流大德敦

化豈人所得析且合者亦不待先析之而後合之也  
文詞拙訥不能達意又匆遽不盡所懷惟執事裁教

二

執事貴而能貧習俗紛靡而能不淆其所自立每私  
竊敬服非中有所主胡能至是顧合併無常未緣承  
教恒以爲歉向者鄙說聊以求正代面質耳比承開  
示慰幸何如來教謂此道理一分殊渾融之中燦然  
者在親踈內外皆具於與天地萬物一體之心其有  
親踈內外之分恐即本體之條理天理之流行謂之  
意動或者非歟此數語精明的確執事蓋實體諸心  
而動德之訓若是則雖有親踈內外似莫非同體而  
吾心實未嘗有親踈內外之分雖則吾心不生親踈  
內外之分而等殺又未嘗不行其中蓋無所分別者  
然後能全其同體之心而親踈內外各得其理苟分  
別彼此則同體之心未免有間而其分之殊者皆非  
其本然之分矣故一念分別百種病痛皆依以生此  
念不作亦何至混親爲踈混外爲內蓋天理流行條  
理自然有不容昧而後之分親分踈者皆未免爲蔽  
耳區區之愚詞不達意倘不棄孤陋推誠見教感激  
無任

歲中故舊書問一切踈濶實是求歸不得慰親無計  
心緒常自惘惘益增懶漫耳執事寧以為踈乎諭及  
明道術以正士趨誠是急務仰賴高明率作駑者十  
駕以追不敢自廢唯是用志不一精神心術未有轉  
移變化之實而徒脩語言飭文貌未足動人載胥及  
溺近方悔艾甚幸匡救無謂不足以承鑄誨而姑循  
誘之也前書奉答尊教詞不達意然却是學問中一  
段疑義心有等殺者天之理意生分別者人之欲人  
欲淨盡然後天理流行寂然不動然後能通天下之  
故身自覺日用酬酢率由意想未契本心因以就正  
有道庶幾學必講而後明耳

寄周崦山

久不奉教言想將迎煩冗政事倥傯執事臨之恢恢  
乎遊刃有餘地者以義制事古人格物之實學然必  
本諸良知之所慊而不以一毫自欺然後可以言義  
想近日學力益造精純良便幸有以發我胡東衢遭  
無根之議見間幸寬譬之母以此動心

答曾龍江

來教舊染未得潔淨種種應酬未免作好作惡未能

大公順應又謂工夫賴人幫扶非是自家立定脚根  
此數語足見體察精密矣夫作好作惡未得其平只  
是浮氣妄動志者氣之帥也古人自持其志終日戰  
戰兢兢如臨深履薄故志定而氣從之中有主而夾  
持自易爲力吾輩爲氣勝習奪只可責志而已依違  
夾雜有物足以尚之即不可以言志如三軍之帥并  
心一力鼓勇衝鋒求全於死生之際乃足以言志志  
定欲忘廓然大公然後物來順應僕蓋愧此而未能  
者敢竭其愚以求是正惟俯賜鑄誨幸甚

寄徐芝南

濶清之政威而不猛甚盛甚盛世季俗薄吏或詭遇  
民或巧持二者皆足以亂常三吳民俗監司猶或難  
之河流趨下恐未可專非吏道之類也如何如何學  
莫大乎志志不精純則生理息滅乍斷乍續乍昏乍  
明茫乎未知所際僕近乃深識此病時與諸友下榻  
道院就實料理說到精專純一人人酸澁難受乃知  
自己亦是放過未曾酸澁中討滋味也聲聞非遠惟  
時賜警策鑄我頑鄙

寄沈石山

仕途如風江湖海吾兄今小泊洲渚矣自此整理舟

楫堅牢自濟濟人幸甚幸甚金陵去嘉禾非遠拉伴  
微行爲牛首燕磯之遊僕當携榻相就領教旬日但  
不入城諸公自不相聞自無許多紛擾千萬一來扞  
格外物亦是聖學別派但恐爲此說者尚多意見想  
像果能如其所說實落用功亦自有疑有悟自然覺  
得先師所教愈更精一不若彼說籠統闕漏終不足  
以盡性也朋友好立論者且可默然相與薰蒸磨礪  
切其內省之心若與一一解駁祇恐成口說耳如何

二

去歲小童賈請告疏此上謂當過貴治附書奉訊未  
達而廷秀蹤請公持不肯覆不知執事何以能得請  
也吾輩幸賴師訓知學之方然此事須從冷澹寂寞  
中磨煉蕩滌一番俗情欲根消拔都盡乃有真意發  
動乃有生生不已之機仕途擾擾欠此一着執事先  
登于岸矣朋友中器足以任重志足以道遠鮮有如  
執事者自此精詣深造又焉可涯哉瞻望山林清致  
益增飄泊之感今京中無一人可託欲俟黃洛村會  
試之便專以託之第恐渠不能了此則明年夏間給  
由徑歸矣浮雲外物枉却爲此一大事故出見於世  
豈僕之志耶因風附告想所欲知



歐陽南野先生文集卷之一終

歐陽南野先生文集卷之二

內集二

書

始嘉靖乙未至丁酉

答王鯉塘

承諭日用間舉足啓口莫非良知一不檢點便有差  
失不能檢點之時不識此知汨沒在何處夫良知雖  
不待檢點而有而檢點卽良知之用一不檢點卽不  
用其良知矣然而良知未嘗息也所謂與薪之不見  
爲不用明焉然而明未嘗亡也大學言致知正欲學  
者時時檢點毋自欺而求自慊則舉足啓口莫非良  
知此顏子所以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者

也吾輩今日不能如顏子之知正坐因循將就不能  
檢點耳執事高明斷斷無此卽如來教亦可謂檢點  
極精者矣承問漫及之

答陳明水

屢辱翰教知雖流離顛沛哀痛荒迷之中而功夫日  
進其所以鞭策駑鈍者多矣讀吾兄與緒山別紙謂  
近時學者徃徃言良知本體流行無所用力遂至有  
認氣習爲本性者誠然誠然吾兄謂須有以救之不  
若說致知功夫不生弊端鄙意則謂今之認氣習爲  
本性者正由不知良知之本體不知良知之本體則  
致知之功未有靠實可據者故欲救其弊須是直指  
良知本體之自然流行而無所用力者使人知所以  
循之然後爲能實用其力實致其知不然却恐其以  
良知爲所至之域以致知爲所入之途未免岐而二  
之不得入門內也好善惡惡亦是徹上徹下語循其  
本體之謂善背其本體之謂惡故好善惡惡亦只是  
本體功夫本體流行亦只是好善惡惡耳故在今日  
良知二字尤須緊要提掇也如何

答馬問菴

屢辱翰教慰浣良劇示及異同之說要之不足深論

此心此知萬古所同殊塗百慮莫非一致學者誠不  
失其良心則雖種種異說紛紛緒言壁之吳楚閩粵  
方言各出而所同者義苟失其良心則雖字字句句  
無二無別於古聖猶之孩童玩戲粧飾老態語笑步  
趨色色近似而去之則遠矣吾兄以爲如何慈湖論  
學往往指出本體使人於此實落用功積累深厚乃  
能有得與近世或忽其易或疑其徑者正自不同俟  
他日更盡之承下問草草奉復

答鄒東廓

來教所論數端皆學者實病因之省發多矣象山先  
虛見自着不得揔是學未靠實悠悠可愧耳鄉中向  
學者鶴鳴子和之機皆盛德所薰此中諸生雖日進  
講終是勢利場中真實切磋者寡南嚮馳神若在天  
上不得挿翅相從耳

又

近聞邸報吾兄得返初服士或以爲戚而同志莫不  
爲兄喜戚者未忘世俗之念喜者可知也童冠浴沂  
無適非學誠使此學日明是身退而道亨豈非吾儕  
之願哉聞吾兄以懲忿窒慾爲聖門第二義之語爲

非某竊以為存乎其人耳學誠得第一義則德忿窒  
慾皆第一義也苟落第二義則雖無思無為猶不免  
為第二義耳如何

又

吾鄉同志得凡為之宗盟又得松谿極意鼓舞疇昔  
無聞者皆翕然向風誠為大快乃今松谿內擢豈非  
好事多乖耶然在今日非聞風嚮慕之為難必得真  
實篤切身明斯道者乃有靠託此須二三君子精誠  
字格不徒在風聲意氣之間所謂寸鐵不掛斷咽絕  
某時遣家僮具疏請告杜門兩月矣聞部中持之未  
覆旦晚當再疏倘遂所請得相從於青山綠水之間  
傾承至教甚幸先師文錄序發明精到有益來學甚  
善甚善但辯疑解謗似畧費詞儻未入刻得稍刪去  
如何

答郭中洲

承諭良知之學同志講得甚明但覺致字全無下落  
某竊謂致字無下落即是良知講得未明良知果明  
致字即不容無下落矣聞近日同志往往以為善去  
惡無聲無臭二語各執所見以為捷徑積累之別鄙

國朝南野先生集 卷之二  
意人心着不得一毫意必惟念念為善去惡而已矣  
雖念念為善去惡然本無意必之可着也何嘗不徑  
捷何嘗不積累來教亦是有感於二者之說細玩答  
龍溪東泓諸書別鈞州諸作警發同志良多然而捷  
徑積累之非二稍覺未曾拈出不知如何

答林子仁

辱手教諭以比擬知識之病此後世學術所以自作  
障蔽者也透此一關則如來諭所謂綿綿密密平平  
坦坦不着纖毫氣力是真實着力者矣夫一念不起  
則正念長存萬緣皆空則萬事皆實此正郭然大公  
物來順應之學良知之本體也就此靠實磨礪毋自  
欺而常自慊易簡又大可馴致矣知至至之知終終  
之惟子仁留意焉

答高公敬

昨承翰教過自謙抑謂常以去病為心而未能又謂  
覺時則無病可去不知何以為砭劑而使之永不萌  
者僕何知何以仰承垂問雖然執事固言之矣夫覺  
則無病可去然則患在於不覺耳常覺則常無病常  
存無病之心是真能常以去病之心為心者矣然覺  
有徹底者有不徹底者立志精切凡天下可忿可慾

之類見聞不染知識不萌紛紜交錯於吾前而吾心  
昭然坦然纖毫無所動於其中此徹底者也外染聞  
見內萌知識習以成心潛混真志雖警惕嘗存而無  
掃蕩廓清之力此不徹底者也真覺徹底則心常無  
病雖習氣間乘忿慾或作慾之室之如烈火燎毛太  
陽消冰蓋不覩不聞而莫見莫顯尚何斯湏之能忘  
而亦安待於把持而死守者也苟立志之始有所未  
徹則雖時時懲忿窒慾而惡根未拔徒刈其苗所以  
生東滅西乍縱乍緊竟墮意見終非實際矣中離第  
二義之說亦是爲志未徹底徒用力於忿慾者而發  
人心無聲無臭一且不可得而見豈有二義三義也  
執事所見已非中離所謂到此正好着實用功吾輩  
德不日進正坐始志不精後功不繼拖泥帶水悠悠  
玩日徒憑一知半解依傍聞見以自附益古人所謂  
蕩滌邪穢斟酌飽滿動盪血脈流通精神吾輩殊未  
見此等作用尚何望化氣質之偏而成中和之德哉  
細讀來教固將進僕於是矣謹當服膺以求無負

答楊方洲

承罹禍後手書氣益壯志益堅真所謂弘毅之器任  
重致遠者也幸甚幸甚良知二字是千古精神命脉

聖人之學莫要於慎獨獨知也者良知也慎之也者  
不欺其知以致乎其至也學者莫不講此而反觀內  
省未能澄瑩融釋自慊於中則亦不免於自欺而已  
矣誠不自欺則知至意誠而無所不慊孟子所謂反  
身而誠樂莫大焉者也學至於誠且樂而凡榮辱得  
喪之繫乎外者舉不足以嬰其心反覆來翰其殆進  
於是矣伏惟日新又新區區之望

二

自吾兄罹患以來屢得翰教確乎獨立不懼遜世無  
獨之志警發良多誠如是則凡利害得失交錯於前  
而此心無滯帶如浮雲往來於太虛倏聚忽散而  
不能爲太虛之障礙也誠如是則凡應事接物種種  
作用莫非根心生色不假智慮安排不待意氣激作  
所謂君子所性之學誠有不言而喻者矣想吾兄數  
載所造當已達此惜無緣飲河充鼯鼠之腹耳

答張卿理

承手翰貶損刻責惟懼學之日退足占卿理之日進  
矣君子用力於學仕途之視平居其難百倍然而未  
肯百倍其功者非自怠則自足其病皆始於自欺卿  
理不自欺且不自足矣其能自怠乎世情險巇可畏凡

浮沉俯仰與縱誕抵觸者固不足論有志於學者往  
往操心勵行以求免於人夫操心勵行則是矣而求  
免於人則大端已失大本已蹶縱使深造實詣卒歸  
於作偽而已矣蓋學者當使此心如石不可轉席不  
可卷利害得喪之途其幾矣乎

二

古人居喪讀禮又立之相正恐悲痛哀苦之情或流  
於太過不及而失其本心則未免事親不以其道故  
爲此扶植培養之計所謂造次顛沛必於是者卿理  
致然在彼其所以扶植培養者何如求友納誨想不  
容緩矣便中幸示所以處此者區區近約王龍溪相  
與箴切砥礪始知向來滲漏錯悞大抵嗜欲割截不  
盡真機無由活潑也

答王士官

執事理此劇邑繁雜倥偬而初志不替日見其進真  
可謂造次必於是者矣人情物理變化無窮惟不失  
其初心因時因地斟酌變通日煉月磨自然文理密  
察今之俗情世態雖未必盡是然究其本亦人道之  
常即如事上接下送往迎來於官政最爲末務然道  
亦不外乎是諺云獅子捉兔用全力捉象用全力獅



子之力不擇於兔象君子之心無間於事之大小一  
盡百盡一虧百虧洒掃應對上便到聖人事化民善  
俗古人以百年必世爲期其間弛張損益省方觀民  
月異而日不同今守令三歲而已遷然寬猛操縱之  
宜所當隨時變易亦不可定於初政而有所意必乎  
其中大率蒞衆之道多所縱舍使人得舒肆游行則  
上下之情浹洽而可乂也

二

來教謂人心自靜自明自能變化自有條理原非可  
爾量者不待着一毫力又謂百姓日用不起一念不  
作一善何嘗體突無道理來又謂今世爲學用功者  
苟非得見真體要皆助長必不得已不如萬緣放下  
隨緣順應又謂人志苟真必不至爲惡不勞過爲猜  
防此數語者足知執事舊學日新緣平時以猜測意  
必爲學勞心竭慮未有得力乃今旣悟其非若披雲  
霧而見青天矣然須實有得手用力處兢兢業業不  
顯亦臨無斁亦保乃爲實際若以意見承當恐未免  
認賊作子漸流入縱恣怠緩去也執事未有此聊以  
相警耳夫志真則不但不至爲惡而猜防之念亦無  
自起然真未易言也夫萬緣放下乃可隨緣順應然

平日愛憎取舍習染成性放下未易言也要須從血  
脉骨髓透出乃能契合此語不然恐未得如好好色  
惡惡臭之自慊於心猶未免爲意之也昔孔子十五  
志學此志從血脉骨髓透出謂之真志亦即是真體  
積累之久至七十而後不踰矩今百姓日用不起不  
作亦未嘗鶻突亦即是真體就此積累日精日熟亦  
能立能不惑馴致知命從心否吾儕爲學只如百姓  
日用不起不作亦即是血脉骨髓否凡此皆不可不  
辨也承諭輒復以請惟高明裁教

谷頂疏東

論以橫逆突來初間甚覺費力惟以古人自處乃知  
真能動心忍性真是法家拂士幸甚幸甚是天所以  
玉執事於成而執事可謂善承天意者矣然旣費力  
而後覺而後以古人自處猶是執事前此功夫想今  
造淵入微見在一念可以配天地質鬼神可以考三  
王俟後聖無古無今無覺無不覺縱有千妖百怪猶  
之薄冰見日飛蛾撲燈已耳何足介無我之懷也夫  
賢愚之辨野有公論朝有公論天下後世自有公論  
君子固有舉世不見是而曠懷以待於百世者况一  
夫愛憎之口而四方清議自昭然乎來教謂量不足

區陽南里先生集 卷之二 十一  
容誠不能動所致反已自脩固當如此然亦不必以此繫累反使心地不坦蕩也

### 答王心齋

承諭友朋中有志向者徃徃有討求之苦僕所見誠亦有之君子之心毋自欺求自慊而已誠求自慊則雖困心衡慮勉強其所不逮究極其所未至莫非自慊而何至於苦學而至於苦只是認良知不真非毋自欺而求自慊之功誠非自慊之功則雖樂其所樂亦非良知之所以爲樂者矣彼中友朋切磋如何得吾兄點綴是省且各有得力處也

### 寄魏水洲

久不聞起居想侍養日歡且得求友於青山綠水之間慰幸何如近日當路稍稍加意於講學諸人議者輒以爲躐造於連年諸疏夫躐之所起則誠有之矣然道之廢興自有天命君子得其志則行不得其志則止若脂韋俛仰媚世以爲容而曰吾將以行道則所喪多矣惟是吾儕接人處事有多少不盡分處則可因之以自省學問之功亦緣是而日進矣先師嘗教云惟有允恭克讓是自已本領功夫不問朝市山林不可一日而離焉者也若緣此有所驚動悔改以

爲隨時變易之道固當如是縱足以自信自安終歸於私而已耳未由披晤良懷耿耿行且投袂振轡望雲壑而依歸當相從以聽春鳥之鳴也

答裴魯岡

諭及告子之學所以警發某者至矣即其言曰性無善無不善而其所謂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孟子亦以爲可則告子豈宜悍自用者宜悍自用而能不動其心則後世孰非不動其心者哉愚意告子蓋有見於性之無善無不善吾惟得其性而已凡求諸心求諸氣以爲義者皆不得爲善學也此其見豈不高明超脫而何物足以動其心耶然有見於無善無不善而不知善不善之莫非性也有見於後世求諸心求諸氣者之未爲善學而不知性之未始外乎此也其自信以爲自得其性而不自知其陷於意見不免於正助之欲矣以告子之高明超脫猶未免於意見之病然則吾輩之所以自陷溺者可不思所以自拔哉幸有以教之

答李古原

承翰教諭以知行合一之說此固今之君子向所共疑而近乃釋然者也敢述以請夫聖人之學不失其

本心而已心之良知之謂知心之良能之謂行良知  
良能一也故行也者知之真切運用而知也者行之  
明覺精察本合一者也知而不真切運用是謂億度  
非本心之知行而不明覺精察是謂冥罔非本心之  
行矣故學以不失其心者必盡其知行合一之功然  
後能得其知行合一之體故事親而知行合一則得  
其本心之孝事兄而知行合一則得其本心之友讀  
書講論而知行合一則畜其本心之德以至事物細  
微無往而不知行合一則無往而不盡其本心之條  
理曲折此合一之學所以異於後世之知而不行行  
而不知然入於億度冥罔而不得其本心者也心之  
精微言不能宣何時披晤傾竭所懷

又

向承翰教論知行之義雖微覺小異不害其爲相發  
然鄙意以爲心之所同者是是非非之知學之所同  
者致其是是非非之知致知之功一念不欺微疵不  
存則雖制行殊方立言異說庸何害其爲同雖然誠  
致其是是非非之知則知行固合一以進而不容頃  
刻先後之矣大辨別精明之謂知作用真切之謂行  
故孟子以巧力譬之然巧者力之巧力者巧之力張

弓而射巧力俱到非力則巧無所着非巧則力無所  
運巧有餘而力不足力有餘而巧不足皆不足以命  
中此合一之說也微有先後則兩無着落矣高明以  
爲何如

答高維蓋

比承教劄論以立志尚行之說非獨今世學者對病  
之藥實進道之要也書中詞意懇到尤見近日深造  
之實披讀數四益我良多人心純粹至善本無許多  
偏邪回曲學者必纖欲不留得其本心種種榮辱得  
不一切應酬皆是真心作用方可以言尚行此念  
益究極病源痛自刮磨庶幾所謂麗澤兌者不如是  
則所志所行皆爲苟道而凡嘵嘵想度爭較於異同  
之辨皆不免爲自暴自棄者也僕悠悠歲月學道無  
成病正坐此仰承傾教輒以所自悔恨者奉復庶幾  
相與共勉此學不負初志耳

答萬五溪

比奉書知前此短牘已徹尊覽且有取於鄙說而遂  
誘其進某無似豈敢望執事之訓哉每自念古人之

學以自慊爲至以毋自欺爲功然反而求之未能圓融澄徹快足於心只是爲知識聞見以後習染迷蔽雖覺其非只在迷蔽中刮磨洗濯如何會得潔淨若能反本窮源覺悟初心不涉聲臭不屬思爲兢兢業業自強不息方是一塵不染萬化從出之門而力不逮心終未知所濟高明以爲如何

### 答霍渭厓

承示復湛甘泉先生書謂春秋書春王正月實創制垂憲前古無此書法蓋孔子作之也聖人力量與衆不同堯舜禪讓湯武放伐孔子立教垂憲皆常事也並手莊誦無任悚惕自學不明明人多依違苟且於

俗情世態之間詭詞飾行曲遂其私旣非聖人心術又焉知聖人力量仰承來教真所謂震雷驚霆警世聳贖非但依經闡義而已所引證周人改子月爲歲首而不以子月爲正月春秋書王正爲寅正而非以夏時冠周月反復詳盡覺我未悟然徐而思之猶有未盡領畧者經書桓公八年冬十月雨雪十四年春正月無冰僖公十年冬大雨雪成公十年二月無冰皆紀異也周不改月則冬之雨雪春之無冰固其常候矣而何足爲異元史授時曆法上推往古下驗方

來考左傳所載日南至者三獻公十五年僖公五年  
昭公二十年皆正月朔則皆改月也以曆法推之皆  
合經書日食三十六以改月推之合者十七先一月  
者六失閏也先兩月者二再失閏也若不改月則惟  
再失閏者兩月可合而其餘皆不合矣豈曆法盡繆  
乎古今制度雖時異世殊然朝會大事必於歲首經  
書公即位者八其七皆在元年正月周不改月而以  
子月首歲則即位當在冬十有一月孔子書王正為  
寅正豈取子月之事而繫之寅月乎凡此數端嘗稽  
訂紬繹竟未融會某又別有疑義并附請教今傳經  
者發褒貶之說立正變之例竊惟聖人作經以立教  
其所褒必其可以為後世訓者其所貶必其大本足  
觀而小節未盡者春秋載五伯之事莫盛於桓文桓  
文蓋無父無君之尤亂臣賊子之魁其行事之可稱  
者猶不免假仁濟私為三王之罪人而何足褒之以  
為訓夫亂臣賊子無君無父則大本已失亦奚待事  
事而貶之今考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晉文之命秦穆  
之誓衛武抑戒賓筵之詩皆可以為訓者則筆之於  
書取之於雅而葵丘五命首止盟辭皆削而不錄聖  
人之情殆可見矣孟子云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



者是以後世無傳焉凡今之所詳皆孔子之所不欲道而傳者也孔子不欲傳之懼滋亂賊之惡後人願繁衍增益以爲春秋之義如是或者其未然乎夫亂臣賊子之所爲泯而不傳猶懼其傳直斥其無足道不足置褒貶於其間猶懼人之喜談而樂道之若不正其本而徒取其彼善於此者而是非曲直加焉亂臣賊子將有所藉口矣故某竊以爲詳載其事爲萬世訓者書詩之旨盡削其迹示萬世戒者春秋之義也高明以爲如何某不敏竊有志師友講習之益而荏苒歲月未諧素心仰惟高明振斯文以覺來學伏惟不圖俯賜啓迪幸甚幸甚

寄羅念菴

又缺脩候殊歉大學言致知之功毋自欺而已矣吾輩皆知此義然而未能不傳於意見也當其意見所及雖古訓格言或反以附成其蔽惟有親師取友日琢月磨庶幾蔽徹而疑亡耳然無緣促席柰何欽之諸友想時相聚講習之益便中不吝見教幸甚

寄沈石山

久不奉瞻色笑然能知執事進德無已者真根必發真源必達不可竭也學之大患在立志不真凡心洗

絛不淨却將一種道義見解脩補破漏彌縫缺失心  
體真善真惡忽而不察却莽莽蕩蕩揣料談說以自  
附於慎思明辨者此等學問縱是日積月累終不能  
疑結聖胎到得堅定成熟亦只是光飾凡夫而已比  
來深覺前非方圖改悔更望石山有以教之

答確齋兄軼

曰諧姪齋至手教體認真切進脩不懈甚感甚幸所  
惜隔遠無緣披對耳去惡爲善自是格物致知真實  
功夫大學所謂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毋自欺而恒自  
謙者也然而惡惡臭好好色豈有意乎其中而曰好  
色必好惡臭必惡惟有感乎外而好惡自應之蓋良  
知之靈如此去惡爲善者亦若是而已矣其要只在  
慎獨非意之也諸兄言去惡爲善者滯於有心殆亦  
爲滯於有心者而發非必謂去惡爲善者皆滯於有  
心也滯於有心則與惡惡臭好好色者異不得謂之  
良知亦不謂之誠矣孩提之愛親者良知也而亦有  
惡怒其親者則不可謂之良孟子之言蓋謂良知自  
孩提而已有以見知之本良非謂孩提所發無非良  
知而無復不良者也良知自孩提而已有故人皆可  
用其致知之功然自孩提所發已有不良者矣故人

不可不川致知之功此聖賢教學之意也魯點之狂  
蓋其心無私累不為利害毀譽所局不為信果適莫  
所繫庶乎得其本心矣然無聖人戰兢惕勵之功故  
未免少失之肆所謂罔念作狂者也若其克念則作  
聖矣故狂者聖之基若今之學者則未免以蕩為肆  
而所謂戰兢惕勵者又未免局於利害毀譽繫於信  
果適莫亦非廓然大公之學也匆遽占復不盡欲言  
惟實用其力又當得之

寄王龍溪

首聞訪道吳門遠想仙踪飄然自恨宿無靈骨不得  
陪奉言笑浮漚身世閃雷光陰眼中色色種種豈有  
一毫干涉凡情不能割舍真是自愚自累即今斷塞  
多岐蹉踏實地深思猛省縝密精專庶幾不負尊教  
耳程松溪到數日矣約遲遲迎心齋荆川枉教弟恐  
心齋有老親荆川不肯入闈場耳南玄亦約相過然  
世緣未盡但能作倏忽遊駕馬淖地幸兄徹骨一鞭  
也

二

中離此來且得與諸兄翱翔台蕩收拾精神完養性  
命了此一大事此日不再此會難得蓋僕今而後悔

國朝野史卷之三  
之晚矣十月間想同過金陵附近同志諸兄期於牛  
首燕磯第恐不能義居中離來時當別作期會也老  
師年譜宜乘時脩集然前輩脩譜自有法度須相倣  
效不可自出意見譜無法言無文其傳必不遠成稿  
幸商訂入刻未可草草也廬陵作宰數月真可使民  
無訟昨畧節序入未盡事情江西之變獻俘北上蓋  
恐西北撤備東南耗財倘患出意外幾不可測直欲  
止

親征爲社稷計逆知

上意必怒諸奸黨必訕而不暇顧也親行以當之又  
先題知以杜諸奸之口中間遣回旗牌不奉大將軍  
鈞帖皆有曲折得宸濠賂餽要津簿籍立命焚之江  
彬欲假此有所羅織以大將軍牌遣中貴十數輩來  
詰遇諸鎮江氣勢洶洶諭以禍福曉之義理其人羅  
拜而去竟以此爲諸奸所沮不得見

上初欲乘機搆會撥亂反正竟亦不得行矣此二事  
諸兄當有能聽其詳者以無可憑証未及序入幸商  
確何如也紀講學一事所貴簡要包括孟子七篇有  
發明宗旨處有辨析異端處即此便可爲法向見象  
山譜亦畧得之猶有未盡諸兄細加裁教當不爲苟

作也

答方三河

政學本非二事學以求盡其心故真誠惻怛充周徧滿其臨民也生養安全非以市恩懲責督罰非以示威其與人也遠而不彗邇而不褻非以用知恭而有禮非以納交嚴而不怒非以寡怨毀譽不驚利害不怵非以作氣無所不盡其心而已矣執事之高明茲固不俟瑣贅然平日相與規切之義舍是無所自盡者高明以爲何如

二

執事謙光下問雖邂逅傾蓋者猶感盛意况素辱相信相愛如鄙人者乎嘗聞古之君子視民如傷故能愛用財如已出故能節見不善而內自省故能怒心如太虛利害毀譽如浮雲故能應常應常定故動罔不當此非戒懼謹獨精一之至者未易言也疇昔相與切磋此道今執事對局臨境正受用得力之地千萬慎重千萬慎重百凡惟稽故事順民情大度長才遊刃其間自有餘地承愛念之厚恨未即傾倒然皆執事素諳熟習復瀆言之譬之勸加餐者不能別具異品惟俯鑒幸甚

手翰諄諄問道於盲摸索之見敢不自盡夫人本有  
真誠惻怛之心故能脩愷弟之政而民受其福心有  
不誠則雖文章數度周詳縝密猶未免為徒法而况  
未必能周詳縝密者也故君子之學莫大於立誠凡  
榮辱得喪之交錯乎外而感乎其中者如冰入湯如  
雲過虛堅疑靜定無所妄動然後為能誠是故根心  
生色盡已之性而盡人物之性否則種種作為或生  
於榮名功利較計論量之私心勞日拙無以結民心  
而終成善治矣纖息幾微之間執事蓋已洞察惟日  
精日一區區之望

寄聶雙江

近日知學者頗多但未見有志向精專若所謂如好  
好色如惡惡臭然者種種世緣割舍不斷假饒玄覽  
超見終成虛想大學言知止止者心之本體亦即是  
功夫苟非一切止息何緣得定靜安固便將見前酬  
應百慮認作天機活潑何啻千里此某之所深悔而  
痛懲者惟執事有以教之

答王在菴

承翰貺慰浣之劇所示莊子語足知吾兄簿書控德

而好學不懈若此莊子雖未能無蔽要從自己實踐  
中立言吾輩因其言以求入種種嗜欲不全放下終  
難湊泊直須胸中打疊潔淨不著古人一語而心心  
相契乃是吾輩真實命根此孔子所以欲無言者也  
近覺學之不進皆由談說想像糜費實踐功夫每一  
思之真是耳熱汗下良朋日遠何以教我

寄李彭山

敝府多有志之士然講習既久似頗有以見解為實  
際者尋常談說道理非不了了至於當機對境猶未  
免一轉兩折不得觀體真實豈非見解一路稍作障  
礙也哉東廓諸兄相與切磋於下執事倡之於上多  
士之幸吾道之慶也

二

頃承翰教有未了然者不能一一姑俟面請執事意  
惟恐學者淪虛墮空甚盛心也然救人之偏而自己  
栽根立命處未免微有繫著則亦將有浸漬滋蔓而  
不自覺者細讀尊教語意中已微似有之執事功夫  
日精當不俟贅吾輩今日之學直當如世上未有言  
語文字自己未有許多知識見聞從潔淨心地上專  
精畢力由本達枝自有根心生色不言而喻之盛則

凡言語文字莫非實理知識聞見莫非實得不然恐未免沾泥帶水也明當還南沅承傾沃

### 寄唐荆川

執事才識節操卓然足以名世乃盡棄所有從事於道舍世之所謂醇醲炫耀而樂其所謂淡泊寂寞者誠古之大勇末代英豪不足言矣日來匆匆爲別自後與龍溪聚處未嘗不念未嘗不慨然也孔子之德皜皜難尚然而江漢以濯秋陽以暴其洗滌煅煉豈一朝一夕之故雖其精一之功非夷所及然而助發精采取諸人者亦多矣吾輩以中人之資仰賴高賢區彌而音容踈遠無緣取善受益若之何其能盡削浮華長養真機也夏秋間能惠然命駕竚聞至教虛懷以俟

### 二

頃承手翰真意藹然中間下問數語皆毫釐千里之辯警發良多僕近始深覺億想穎悟爲道之障非痛自洗刮欲求真心實智終不可得大學言知止而後能定靜安慮止之一字湏是真心承當乃有根基方猛省痛懲旁求夾輔而龍溪忽又別去如荆川不鄙其愚時惠教言以振頽墮千萬之祝



寄何善山黃洛村

近得與龍溪同宿數時頓覺舊習之非大抵此心未到澄瑩精純便起種種作用言說認爲真機活潑不知裏許盡是安排布置種種作用皆爲粉飾種種言說皆爲戲論今須直下了徹始有進步處也龍溪直是學問透徹直是善煅煉人相與切磋直是心心相契更無許多逢迎遷就門面摺數誠吾輩所不及然亦不敢自諉而不自盡也

寄徐少湖

上夫自浙來領面談者知吾兄職事所繫亦煞有難處道之不明人人蔽於所私是非愛憎靡有所定病目眩蒼黃俚耳混雅鄭何足怪也故君子立身於毀譽利害之外而寂然無所用其心種種施爲如身之飽煖寒燠必求自慊而後已故獨立而不懼競趨而不徇羣而諛之而不自信羣而謹之而不自廢所望於吾兄者如此吾兄之所以自待者亦如此復何言哉復何言哉堅志熟仁爲大受遠到之地千萬自愛

寄呂涇野

近於邸報中獲覩奏畧末世守官君子多依違於簡陋之政縱人自便以苟寬大之譽法度且無所持循

而况善教之入人乎六館諸生改觀易聽此其漸矣  
昔陽城先生一言而多士興孝信在言前之效大率  
如此欣欣欣欣經筵勸講近復何如君志定而天下  
之治成念之悚然微執事復誰望也

答臧南玄

虛懷之教非某所及然不敢不自勉也古之人富貴  
利達名勢紛華淡然不入於其心其學之所至至於  
見善則遷聞過則喜然孟子以爲猶有大焉者謂其  
遷善改過猶未免以已與之也大遷善改過以已與  
之猶未足以爲大况如某者富貴利達雖未如世之  
沉溺而幾微隱約猶有未能忘情者其遷善改過所  
謂泥裏洗上塊何足以與於古人之虛懷者耶近得  
與龍溪切磋而後知猛省欲根澄潔心源仰冀惠然  
枉教庶幾有寸進耳

答敖純之

承純之手書慨然欲脫去舊習期於斯道一日千里  
甚幸甚幸中間推許太甚殆過於相信愛而不知其  
惡然敢不自勉以副盛意所惜往時相聚未嘗直從  
心地真切砥礪拔去私邪而徒口吻談說未有定靜  
安慮之實則區區自誑誑人負諸君多矣雖悔何及

來書謂天下事理本諸吾心而自足君子之學求其  
放心而已此數語者真聖學要旨又謂素性喜靜人  
事職業兩并殊覺此心未有脫然之時此殆用功未  
精未得真靜故也人心本靜只緣名利兩端變出種  
種得喪利害榮辱毀譽貪愛憎嫌詘迫苦惱之私君  
子學以致道誠有飯糗茹草若將終身遯世不見知  
而不悔之志一切情欲真如解枷脫鎖此心真是其  
介如石凡視聽言動喜怒哀樂百端作用皆是真心  
發見不染私邪方是求其放心方是真靜故灑掃應  
對莫非實學造次顛沛莫非樂境人事職業自能坦  
蕩蕩矣不然未免徒爲戚戚流浪光陰願純之努力  
自愛無若僕之時過而悔也

寄橫溪弟

前答涓厓書曾爲轉致否意雖直致而詞亦婉曲但  
恐高見已定舍已從人爲難耳近與王龍溪信宿山  
寺頓覺舊習之非私意不淨種種作用雖未必苟同  
流俗然毀譽利害得喪窮通終未免沾帶不了譬之  
煎銀不起金花終非足色也諸友書來皆道賢弟不  
替初志甚慰甚慰俗緣易染光陰不待萬萬努力萬  
萬自愛

寄錢緒山

近得與龍溪兄聚處盡覺舊習之非此心未到精瑩澄徹種種識鑒運用總是自私用智總是浮飾始信靜專動直靜翁動關心體本是如此未能充實必無光輝分毫假借不得自今勉力儻有進步處幸吾兄惠教之

答歐夢舉

泉翁三言之教執事推行其義累數日言體究精詳發明透徹深服才識超邁然區區之私不欲以是爲有道者頌也聖門之學以德行為務纔涉訓詁便落第二義德行者根心生色默而成之不言而信是謂實體學者於此心善利之間毋自欺而常自慊以致其清明在躬志氣如神之實是謂實功自古聖賢反復闡明無非此事然自實體實功觀之雖聖賢之言猶爲影響正欲使人因影求形緣響知聲耳若復就影響而追逐尋伺則其去形聲愈遠矣執事之學已得其大者然此等處更願詳察庶幾精專瑩潔耳

二

來書惓惓下問以先儒居敬窮理克己反躬之言中庸學問思辨篤行之訓足知執事謙虛受益而所以

啓教僕者亦不淺也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本孔子傳  
易之說窮理者盡性至命之功也明道云只窮理便  
盡性至命命者性之原性者理之體理者性之理離  
性則無從求所謂理者但不知窮之之功將何如作  
用便可以盡性至命若如後世所謂先窮理而後盡  
性恐非惟與聖門窮理之功作用不同而所謂理字  
恐亦未有着落也學問思辨行皆誠之者所以明善  
善者人心天命之本然即所謂性即所謂理而非博  
學則無以明之故君子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學者  
學其所不能學而能之而後已也聖人所能者安在  
吾輩所不能者安在如何可以學而能之讀書考古  
皆問辨之事知學則問辨思始有根據不至於泛問  
遠思勞而無功者矣孔門以不求安飽敏事慎言爲  
好學門人之好學莫如顏子不遷怒貳過非禮勿視  
聽言動其功也是故可以時時習之若後世所謂學  
與聖門時習之旨却恐未相脗合凡此皆僕所疑而  
欲以請教者使旋適倦且病草畧不暇脩辭惟執事  
求之言意之外有以見教幸甚

寄劉晴川

某近來始覺從前學力踈繆種種作用盡非精實一

切私邪徃徃弄竒作怪視世之不學者雖發念有粗  
細轉念有遲疾其爲未得真根真種則一而已向時  
以爲功夫未熟所致自今觀之根種不真縱糞多力  
勤終爲萸稗直須洗骨滌髓庶復天元一氣耳吾兄  
此行得與中離諸兄真切砥礪幸推新得以沃鄙吝  
千萬之望

答薛中離

又別稀聞教言忽承手翰喜可知也某近來始覺師  
友離索工夫踈繆私邪剝不盡便起種種作用總  
非真體精神活潑盡是浮心習氣依附知見自謂圓  
通順應而不知所喪多矣今當盡削知解再復渾淪  
庶幾可望克實耳新錄見教多所警發意旣精真詞  
亦明達殆所謂有德有言者耶問覺有未圓融處恐  
是鈍根省悟不及然梅子黃熟中邊皆甜間有酸澁  
終不失爲真梅也龍溪有天真之約專望一來某非  
又圖南還當相從以卒歲耳

二

承手教鑿鑿精確皆從實際裡地說法非可以虛見  
領受也敬服膺矣天之真精聚而成人人之真精變  
化而出萬事此中豈容攙和得乃今種種攙和種種

虛假天真日以斲剥夫積習之汚非積習莫之能去  
所望交相警發交相薰染隔壁交談固不如覲面真  
叅也承有意枉教敬遣奉迓塵網羈絡不能擺脫相  
就牛首燕磯之間坐待傾沃耳

三

奉別且十年真朋離索所與講習者彼此根脚不實  
精神虛泛意氣浮動漫濫相扇淪胥以溺去歲龍溪  
相處逾月始覺舊習之非新春移居道院日與諸友  
求歸根復命之實細細尋求只是聲色貨利斬截不  
斷所以放舍生產作業不下自生纏繞自作障蔽種  
種談仁說義只成戲論始知前輩所謂在身忘身在  
家忘家者方是格物致知然非有真志真功不容以  
虛見虛說湊合此語也諸友相與者亦有數輩漸造  
真實悔舊尚新乃知成已成物實是一事從前誤已  
誤人悔之已晚惟兄不棄而教之承文旆抵浙即遣  
書到天真尋訪不得復以書還此會可謂樂事無涯  
所願諸兄不護已私不執已虛心開懷相薰相摩  
不枉此百年勝事也年譜當及時成稿須用考亭象  
山二譜作樣大書分註各有法度畧摘書疏中語須  
文簡意盡於道有足發明使人不必求全文而大端

已自可見乃善門生似不必附入前輩無此譜例且恐同志或生諍論無益有損種種神異似亦可刪無已則別爲紀異錄乎然聖人所不語者何爲割捨不得也譜中已稍附鄙見隨處批註尚俟 尊裁

答聶子安

聞邇來上下相信足見明善誠身之實政自此順而易矣然君子之心不爲順遷不爲逆移不爲難沮不爲易肆惟自己真誠惻怛之心未充滿處日求充滿未精純處日求精純少有順逆難易之見即未免流入彌縫粉飾子安於此幾微之際想已洞察尋素愛聊致無虞之警耳

答甘泉先生

近日士夫論致良知之學徃徃補良能一語以爲良知猶有未盡某竊疑之乃不知本先生云爾也然大學只言致知不言致能孟子亦只言知愛知敬而不言能鄙意能知愛知敬即是能致此知即是成能即此是學而問思辨者問思辨此學而已勿忘勿助者勿忘勿助於此學而已不知先生尊意以爲何如

二

倏忽間蒼狗白衣之變如此太虛無體豈以網緼蕩



汨於外者爲損益哉聞暫住維揚疏且再上士夫之  
論或謂因人言引決疑於激未奉溫旨疑於望或謂  
鳳山之決衆所高也然某以爲聖賢求無疑於其心  
而已矣道非高世亦豈以爲高者樂行憂違公固有  
確乎不拔者在淺學不足與知也唯是數歲間公在  
兩都一時志道之士如偏裨士卒望大將旗鼓邁往  
直前其氣百倍公得歸計衆人能無失望乎然道之  
不明正爲勢利場中學者植根不固搖奪種種未有  
深造自得之實公歸卧烟霞四方來學不見異物而  
遷於斯道豈曰小補之者西樵大科之麓築堵支茆  
隨地皆可某不能負畚先行然而荷蕢從公固所願  
也

答友人

昨承教未便裁答謂當面悉竟以冗奪未遂叅承柰  
何近日朋儕中莫不知有致良知之學然須識取良  
知着落則致知功夫始更精切不然未免攙和兼搭  
只到門外不到門內也孟子言不學而能不慮而知  
又引孩提之童作箇樣子已是大段分曉了而學者  
往往識取未真則亦不可不察其蔽之所在來教謂  
致便是本體本體果時時存即是致學者只致不必

理會本體反復此語良知二字似未見着落孟子言  
大人者不失赤子之心若識取赤子之心而曰此心  
時時存即是不失則可矣若曰不失即是赤子之心  
却恐別有說也如何如何

答洪峻之

往歲京師之會峻之志懇意篤敬發僕者不少愧未  
有以相益也比來方覺少進冀峻之亦更精明而彼  
此相違無緣頃刻披對少効切磋徒耿耿耳致知之  
說近來講論益詳然見解不可以爲真知揣料不可  
以爲實際一切俗情斬截不淨良知未到圓融瑩徹  
未能自快自足而徒於一事之間一隙之明以爲物  
格知至其爲自欺大矣朋友中幸以此意默相規勉  
亦輔仁之道也鹽法想既有次第其大者僕所未知  
第聞掣放貴有時貴有定數節量遲速使不至壅滯  
斷絕自然無甚賤甚貴之患商民兩便而趨者衆矣  
此唐劉晏之意而前輩行之亦有明驗者尊意以爲  
何如

二

來諭今日之學只是戒慎不睹恐懼不聞更無別法  
誠然誠然蓋昔者曾子之戒懼也曰如臨深淵如履

薄米夫臨深履薄真是生死所關一步蹉跌便喪身  
失命故不待強其心以戒懼而自有不容已者志切  
故也今學者視其心之得喪果能如其身之生死者  
乎則其從事於戒懼亦未免或作或輟乍斷乍續就  
其作而能續之時亦未必能如臨深履薄之真則志  
不切故也凡今從事於學而不能日新只可責志志  
微且眇而分奪之者甚大且衆蓋有浸漬撓和而不  
自知者峻之特立之志僕所不及第未知戒懼之功  
猶有作輟斷續否儻未免焉則所謂未能如臨深履  
薄之真者隱微之際不可不深察也

答蔡可泉

企望日久知執事拳拳於僕猶僕之拳拳於執事也  
正喜密邇而濫叨新除又將北趨行且啻南第恐執  
事復北召也相求之殷而相遇之踈能無慨耶朋友  
薰陶之益卒未易得公餘且可稍親簡冊亦足以發  
更望時時進庠校諸生一講匡輔他人亦以自輔然  
須彼此俱有忠信進德之心乃能有益不然談道說  
理只是時文套子也

二

僧寺之別忽忽餘年近來無大長益惟是志益加切

身心病痛一一檢點不肯放過大抵學不知病則洗濯無由妙詣玄談總來無益故曰自知之謂明自勝之謂強執事何以教之

寄曾宗堯

聞尊翁之訃時方請告謂必歸山撫棺一哭以泄深哀而竟不果欲作書相慰憤悶不能爲言比承手翰有淚潸然同輩零落如此縱得歸誰與優游况康强者且不得其壽孱弱者又可望悠長哉塋宅固須佳山然不可用計用數強所難求取非其有非惟損德抑且速禍侍旁善自怡愉以悅慈顏諸弟慎擇師友毋使狎比匪人啓家門將來之譽學問一事吾輩今日至切至要然致知之說口耳流傳以爲常談求立志果確真能毋自欺而求自慊亦鮮矣所以精神心術未見轉移但於外面事爲上彌縫補綴把捉不定遂以墮落反借說以文之其爲自欺也亦甚矣相知中幸默以此意相規然湏含蓄優柔不可責人太備若自處則絲毫不可放過也還山非久諸遲面旣

答谷龍崖

來論獎借過甚非所敢當殆誘之而欲其至於是耶則不敢不勉矣爲學爲官本非二事子夏事文學故

有仕優學優之說孔門學求仁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終始典學而造次不違此豈非執事所反求而自得之者耶人情世故固有難處者然君子匹夫不得其所若已推而納之溝中故不愛其身而求躋斯民於安養生全一切勞逸安危毀譽利害皆不暇顧而何人情世故之爲慮也凡以人情世故難處爲慮者恐不忍之心尚未能真切懇至而然苟真切懇至則凡危懼毀辱皆所以自盡其心固未有安心快意而能躋斯民於生養安全者也執事以爲何如

寄孫蒙泉

徐德深行曾致書并附樓溪手卷想已覽存家兄按部還知曾相接初頗動意徐遂釋然矣事上官固不必趨媚以爲恭然孔子閭閻侃侃自有其度色勃足蹶亦非苟焉而已蒙泉以爲何如舍親劉掌教書報知蒙泉銳意興學斯文之幸也僕近覺人心良知誠不可昧鼓舞作興亦不在急惟出之以誠直從精神心術斡旋轉移優游涵泳久自得益因思前此虛談泛說自己未有道學自脩恟慄威儀之實而徒以意氣語言動人使有志者習高談而驚外無志者疑實行而生厭誤已誤人罪不可追近方深悔痛艾日征

月邁但有慄然蒙泉何以教之

寄汪道甫

去歲聞遭變士夫莫不懷忿含懟小醜逞凶毒辱衣冠至此人人欲得而甘心焉徐觀事勢爲道甫深遠慮乃皆自解化謂迫困獸而激之鬪反致自戕此皆愛道甫厚者乃有是言其他休戚不相關者則皆漫然沟沟忿懟而已有苗負固益贊禹以謙受而道舜之事夫何罪可引何慝可負以爲毫髮有所未盡猶可自致其力不必責之人也父子兄弟免后世喋血禁庭之慘蓋謙損之益仁義之利如此道甫愛不如舜而已矣彼罪惡貫盈天誅固不能逃道甫何患焉人惟不見未形之禍故亢而有悔故智者不窮忿以及身仁者不固敵以危已道甫鑒古達今區區之言或有合乎

寄江尚賓

石玉溪蔡可泉以公事寓此因與松溪兄數下榻鹿亭翠菴諸處諸公猛進虛受皆不可及但不殺慚負爲多耳大抵精神滲漏意氣發揚則不得歸一沉著有欲罷不能之勢千頃之水漫流滿地則悠揚散渙歸之一渠可以轉石此致一之驗也想尚賓于此必

有獨覺其進者矣

答項甌東

披讀條約躍然以喜喜故人有善政舊民得所庇也  
中間數端徃徃鄙意所及殆所謂同心之言其臭如  
蘭者耶銳意興學尤是切務道不遠人童子可喻而  
知然須學者立志真實直從精神心術轉移變動乃  
能深造自得某從前空談漫說未有至誠動人兩下  
虛負念之惘然根心生色大畏民志非執事吾誰望  
也承諭相國之云某豈足以辱執事之薦豈足以辱  
相國之知執事蔽于所愛不知其惡某雖欲欺人寧  
能自欺也耶君子之學得其本心寂無聲臭若赤子  
之初種種毀譽利害若無所聞一切可憂可懼可驚  
可愕之變若寒暑晦明之固然無所怵于其中然後  
庶幾古人膽大心小之云然後可以任重致遠如某  
者何足以辱執事之薦相國之知也第恐相國之意  
異乎某所以自期執事愛深望切遂謂其果如所期  
而不察其所至者也感荷盛德莫知所云惟日俛焉  
以求其至抑亦期執事共至乎是庶以爲報而已矣

答劉生

堯舜之學只是精一於人心道心之間孔子孟求仁養

性同此道也當時雖有多識立言之士上焉者始終  
本末一以貫之其次猶知有本原以此事爲傍門漢  
唐以來豎起作正門正路而精一之學遂行爲講說  
矣今日迷蔽良知妨廢格物之實莫此爲甚辭而闢  
之而後可以適道每與友朋談此往往安於所習惑  
而不信亦其未有真造於道之志然也

南野先生文集卷之二終